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〇年

1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〇年 第一辑

总 第 三 辑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茅 盾 王昆仑

主 编：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编辑委员：王利器 王朝闻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 彤 李希凡*
李厚基 启 功 吴世昌 吴组缃
吴恩裕 周汝昌 周绍良 周 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罴
胡文彬* 顾颉刚 陶建基 郭豫衡
蓝 翎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戴不凡

(编委姓名以笔划为序，姓后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Studies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

Vol. 1, No.1 Feb. 1980

Main Contents

- On a Draft Copy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 Given
to Ming-Yi by its Author..... Wu Shih-chang
- On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Red Chamber Dream*
..... Hsu Wu
- The Concept of Truth or Falsehood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Su Hung-ch'ang
- Ts'ao Hsueh-chin's Views on Chinese Novel
..... Tseng pao-chuan
- On "Granny Liu" and Ts'ao Hsueh-chin's World Outlook..... Hsu Chieh
- A Westerner's Remarks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
..... Davia Hawkes
- A Study of Names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 Chin Chi-tsung
-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Ruling Class of the
Manchu Court in the 17-18 Centuries and
the Red Chamber Dream..... Li Hua
- A Significant Discovery Related to the Author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 Feng Chi-yang
- A Study on Ts'ao Hsueh-chin's Portrait
..... Chu Nan-hsian



目 录

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 吴世昌 (1)

“谁解其中味？”

——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 舒 芜 (23)

论《红楼梦》中的“真”“假”观念

——曹雪芹美学思想初探 苏鸿昌 (55)

论曹雪芹的小说思想 曾保泉 (75)

论刘姥姥

——兼谈《红楼梦》作者的世界观

和他的艺术构思 许 杰 (89)

西人管窥《红楼梦》 (英) 霍克思 (111)

《红楼梦》人名研究 金启孺 (129)

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谈《红楼梦》中对俗语的运用 周中明 (167)

《红楼梦》识小录 邓云乡 (183)

读《红》碎录 陆萼庭 (195)

芹红新语 徐恭时 (201)

康、雍、乾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

曹雪芹的《红楼梦》 李 华 (219)

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

——关于曹雪芹的书篋及其他 冯其庸 (237)

曹雪芹小像考释

——兼谈曹雪芹的生年及经历 朱南铎 (265)

论曹寅在江南的历史作用 王春瑜 (293)

《红楼梦》霍克思英文全译本 姜其煌 (311)

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中) 易 管 (323)

《红楼梦》研究论文索引 本刊资料室 (337)

· 红 注 集 锦 ·

“双衡比目玫瑰佩” 辉 途 (110)

- “铁槛寺与馒头庵”说弘 释 (182)
“盐政”、“盐课”及“巡盐御史”朱松山 (218)

• 红 学 书 窗 •

- 补充说明和更正 张毕来 (166)
《红楼梦》概说(蒋和森著) 宏 康 (128)

• 海 外 红 讯 •

- 香港中文大学编辑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 石 言 (236)
《抖擞》杂志载文评介《漫说红楼》 述 闻 (193)

• 红 楼 画 廊 •

- 惜春作画 张景祜
雪芹归村图 张绍文



论明义所见 《红楼梦》初稿

吴世昌

和曹雪芹交往的诗友中，现知除敦敏、敦诚兄弟及张宜泉外，尚有明义。明义的兄弟明琳也和雪芹相识，但尚未发现有任何赠曹之诗。明义的《绿烟琐窗集》有《题红楼梦》七绝二十首，题下自注云：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这条注文之重要，不下于其二十首绝句本身。首先，明义明白无误地肯定说：《红楼梦》是“曹子雪芹所撰”。书名《红楼梦》，不是《石头记》或《风月宝鉴》或《金陵十二钗》。其次，书中所记“风月繁华之盛”的故事，发生在雪芹先人的“江宁织府”内，或根据“江宁织府”中的事迹而编写。第三，“大观园”在南京，其故址即“随园”。这些话当然都是雪芹自己告诉明义的。否则住在北京的明义怎能知道曹家上世在南京的事。最后，明义说雪芹所撰《红楼梦》稿子并未传出来，很少

人知道，不象后来的《石头记》似的，钞本陈列在“庙市”中可以索价“数十金”。上述四个要点，下文在谈到有关问题时还要详论，现在姑作提要式说明如上。

二十首七绝的内容，除第一首作为总冒，末两首谈到全书结局，略加评论外，其余十七首则每首说明书中一段情节或一个故事。这些故事，1.有的为今本《石头记》中所有，2.有的则今本所无，3.有的则虽有而情节不同，4.有的则因诗句意义不够具体，不易对出所指为哪一个故事。很明显，上述第二种情况，即今本所无者，已被删去；第三、第四种情况，指明原稿已被改动。

但是，这二十首诗中所透露的初稿内容固然重要，它所说不出的而今本所有的重要情节，在研究《红楼梦》成书过程中更有意义。例如，象元春省亲这样重要故事，在明义的诗中竟丝毫未提及。不但省亲事未提及，连可卿之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王熙凤在尼庵弄权贪贿，害死一对青年；又愚弄贾瑞，引诱他“正照风月鉴”，磨折而死；其他如刘姥姥进荣国府；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警幻的“十二钗”正副册子，听演《红楼梦》曲子等重要情节，都没有反映在这二十首七绝之中^①——总之，今本《石头记》二十三回以前的故事，明义的诗一句也没有触及。

但为什么要以二十三回为分界线呢？

明义的诗开宗明义第一首就谈大观园，而今本《石头记》或《红楼梦》把宝玉和姐妹们放进大观园中去活动是在元春省亲以后传旨让宝玉等住入园中的。此事发生在二十三回。在这

^① 第七首诗说到《金钗正幅图》，但下文说到“题诗”而无太虚幻境。

以前，除了元春省亲和因此而修盖此园外，书中男女主角的活动都在荣国府内。而明义的诗没有一首涉及荣国府，一开始即从大观园说起，可见雪芹给他的《红楼梦》钞本，故事全在大观园内；不但没有“甄士隐”、“贾雨村”、“太虚幻境”、“一僧一道”等等寓言神话故事，连“荣国府”、“刘姥姥”、“秦可卿”以及“风月宝鉴”的关键人物“贾瑞”都不在内。明义诗中没有说到的情节比他说到的更引人注意。但明义见到的钞本虽然似乎缺少《石头记》中的前二十多回的故事，但未了的结局却已具备，不象传世《石头记》八十回以后全无下文，成了断尾巴蜻蜓。而从这个钞本的结局看来，则大观园故事之前显然也还有一些故事，包括“通灵宝玉”的来历等等，所以明义二十首诗内容之中所缺情节，也不能即认为钞本中也就无此情节。但今本《石头记》二十三回前所有故事均付缺如，则不能不令人认为他所见钞本显然是一个比较简略的初稿。

这个初稿《红楼梦》的约略内容，据明义的题诗，我们可以极其简单地，真正是“挂一漏万”地试测如下。

第一首：

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

这首一开始就讲大观园，连“快绿”“怡红”的名称都已定下来了。在明义所题的组诗中它是“开场白”，则可知在雪芹的钞本中故事也是从大观园开始。尽管书中主角在大观园里出场亮相之前还须交代一下各人的背景历史，但那是可以由作者用第三身的地位来补叙的。园中人物所关心的无非是“春风秋月”，这就为书中主要故事定下了调子。

第二首：

怡红院里斗^①娇娥。娣娣姨姨笑语和。天气不寒还不暖，曈曈日影入帘多。

这是第一首讲到具体人物的诗，而又一次指明“怡红院”。故事一开始即为大观园中人物活动情形。传世《石头记》中的大观园要到第十八回才造成，宝玉和姊妹们要到第二十三回才搬进去住。而且怡红院是宝玉独住之处，并不是“娣娣姨姨”“斗娇娥”的地方。诗中绝不提起最重要的“元春省亲”故事，可见雪芹的初稿《红楼梦》中尚无这一故事。因此事是借以写康熙南巡、驻蹕曹家（1707年）的盛况，而南巡事在雪芹生前八年，自不可能由他记述此事。这可证明雪芹初稿中无“省亲故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明义的题诗证明了我在这篇文章中屡次提到：省亲故事是由脂砚提供素材，再由雪芹编写，并入《石头记》中的。^②由此也可以见雪芹给明义的钞本《红楼梦》是一部比较早的稿子。其内容情节大都是雪芹的创作，即脂砚斋在七十一回评语中所指“真事欲显，假事将尽”的“假事”。^③

由第二首的内容看来，似乎在初稿中“怡红院”本来是好几个姊妹住的地方，故有“娣娣姨姨”“斗娇娥”的情节，但好景不常，恍如一梦。《红楼梦》的“红”字，似即从“怡红院”的“红”字而来。在后来增删本的《石头记》中，为了展开更广阔的活动场面，使姊妹们各有住处，较大的怡红院改由宝玉去住。

① 这个“斗”字是姑娘们互相争艳斗俏之意。

② 参看《新华月报》一九六二年六月号一二四页。

③ 参看拙作《石头记的旧稿问题》：《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期。

就明义的全部题诗来看，这第二首也只是说一般情形，没有指明具体的人物和情节，所以仍可以视作这二十首组诗的总冒。试看以下各诗，就更清楚了。

第三首：

潇湘别院晚沈沈，闻道多情复病心。悄向花阴寻侍女，问他曾否泪沾襟。

从此诗开始，咏书中具体故事，知道林黛玉已住入潇湘馆。（原名“潇湘别院”？）宝玉（诗中省主语）听说她病了，晚上去看她。在未见她之前，先问她的侍女（紫鹃？雪雁？）今天林姑娘有没哭过？宝玉去看黛玉，在今本二十六回、二十九回、三十回中都有此事，但都在白天，不象诗中所咏为“晚沉沉”。第三十回前段宝玉到潇湘馆问紫鹃：“妹妹可大好了？”紫鹃说：“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只见林黛玉又在床上哭。——这大概是此诗内容的根据。初稿与今本的不同只是把“晚沉沉”改为“毒日头地下”；把向侍儿问哭改为问病。这样的修改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改变情节。

第四首：

追随小蝶过墙来，忽见丛花无数开。尽力一头还雨（两？）把，扇纨遗却在苍苔。

这首咏“宝钗扑蝶”，明白无误。但据诗中所咏，则与今本颇有不同：如此钞本说宝钗用纨扇^①，今本则说她“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则显然是摺扇，因纨扇藏不进袖中。题诗说“小

① 因平仄改为“扇纨”。

蝶”，而今本则改为“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但最大不同是明义所见钞本有“过墙”、“遗扇”，而无今本中她到滴翠亭边听小红的私情话，又假装追寻黛玉的重要情节。明义题诗二、三两句似乎说：宝钗见花，努力折了两把，因此把扇子忘在地下了。却没有说她听见小红与坠儿的对话，急智中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嫁祸于黛玉。宝钗遗下的纨扇不知在钞本中如何发展成别的情节，在今本中已被删改了。再者，今本“宝钗扑蝶”事在第二十七回，钞本《红楼梦》则在三十回的故事之后。

第五首：

侍儿枉自费疑猜，泪未全收笑又开。三尺玉罗为手帕，无端掷去复抛来。

此首咏黛玉。在今本中，情节与所咏内容相近者为三十回前半宝玉去访黛玉——两人对泣，宝玉用衫袖拭泪，黛玉将一方绢帕摔给宝玉。但今本无“三尺玉罗”，“掷去抛来”之文，显然已删改。

第六首：

晚归薄醉帽颜（檐？）欹，错认獬儿唤玉狸。忽向内房闻语笑，强来灯下一回嬉。

这首所咏情节全不见于今本，亦无类似故事可以比附。一种可能是：在初稿中“獬儿”和“玉狸”是怡红院中某两个丫头的绰号，正如今本第三十七回怡红院的丫头们把袭人叫作“西洋花点子哈吧儿”。“獬”是小犬，“哈吧儿”也是小犬，则“獬儿”即是袭人。“玉狸”是猫，但不知指哪一个丫头。这些绰

号，在今本中都已不用了（袭人的绰号只一见）。

第七首：

红楼春梦好模糊，不记金钗正幅图。往事风流真一瞬，题诗赢（赢）得静工夫。

今本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早在第五回，所见《金陵十二钗图》名为正册副册，而此钞本则名为“正幅”。末句旨意不明。是不是说宝玉在梦中阅图时警幻（或别人）命他“题诗”，因而“赢得静工夫”？

第八首：

帘栊悄悄控金钩，不识多人何处游。留得小红独坐在，笑教开镜与梳头。

今本第二十回：春节期间晚上宝玉屋子里的丫头晴雯等都出去赌钱了，只有麝月留着照看屋子，不出去顽，宝玉替麝月篦头。当时宝玉等尚未搬入大观园。钞本《红楼梦》初稿中“梳头”故事在“扑蝶”诸事之后，似发生在怡红院中。留在房中梳头者原为小红而非麝月。此一故事在脂京本中极重要，占了两页，包括十多条评语，其中最长的一条双行小字墨评长达三百十八字，透露出不少下半部的故事。如长评开始说：

闲闲一段儿女口舌，却〔只？〕写麝月一人。有（在）袭人出嫁之后，宝玉、宝钗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敝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故袭人出嫁后云（有）“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可见袭人虽去，实未去也。（七五年影印本443页）

在这之前，正文有“宝玉听了（麝月）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句旁有硃批云：“岂敢”。下面正文麝月说：“咱们两个说话顽笑岂不好？”句旁硃评云：“全是袭人口气，所以后来代任。”接着是写宝玉为麝月篦头，被晴雯进来撞见，冷笑道：“哦！交盃盏还没吃，到（倒）上头了。”这些都是八十回后的伏线。这个故事在明义所见初稿中写在宝玉等已搬入怡红院的较后文字中，雪芹在改写时把它提前到二十回中。这一回中还有别的情节也引起脂评透露八十回后文字。如“宝玉正和宝钗顽笑，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下面双行小字墨评云：

“凡宝玉、宝钗正闲相遇时，非代玉来即湘云来……若不如此，则宝玉久坐忘情，必被宝卿（钗）见弃，杜绝后文成其夫妇时无可谈旧之情。”（449页）这一回的下半回文字有一部分显然是从《石头记》旧稿中合并过来的。证据是评黛玉、宝玉口角时一段文字：“宝玉……打叠起千百样的软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未开口……”句旁一条硃评说：“石头惯用如此笔仗”。（450页）这是明明点出这段文字出于“石头”之“笔”。另外有一条脂评，证明“梳头”故事在《红楼梦》初稿中确实出现得较后，即已在大观园中。上文说到晴雯讥讽麝月“交盃盏还没吃，倒上头了”，句旁有硃批道：“虽谑语亦少露怡红细事。”（443页）在这一回中宝玉还没有搬进怡红院，怎么“梳头”斗嘴是“怡红细事”呢？可见写此批时，脂砚脑中只记得雪芹此段故事是写宝玉已住入怡红院的活动，却忘记这一故事已并入《石头记》的二十回中，以致在“大观园”尚未向宝玉和姑娘们开放之前，竟忘乎所以地把宝玉在荣国府的活动评为“怡红细事”了。

由上述证例，似乎说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中，最初有

曹雪芹的《红楼梦》和脂砚斋的《石头记》（或《风月宝鉴》）。后经雪芹把二书合并，“增删五次”，不断加工，遂有传世的八十回之书。明义的这一首诗证明宝玉为麝月篦头的故事原发生在他迁入怡红院之后，后来被提前合并并在二十回中；并且显然有所补充，有所发展，使与八十回后袭人嫁后留下麝月的情节前后呼应，故不得不把“小红”改为麝月，但亦可见旧稿中小红和宝玉原是很亲近的，所以在后半部书中她到狱神庙去救他出来。

第九首：

红罗绣纈束纤腰，一夜春眠魂梦娇。晓起自惊还自笑，被他偷换绿云绡。

这和今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的情节基本相同。只是明义所见故事中袭人的“自惊还自笑”，今本中已经删去，改为宝玉笑她“夜里失了盗也不晓得”。据题诗，似乎袭人也认识蒋玉菡。若和他毫不相干，又何至“自惊自笑”呢？

第十首：

入户愁惊座上人，悄来阶下慢逡巡。分明窗纸两斑影，笑语纷絮（拿）听不真。

此诗咏林黛玉到怡红院而未能进去之事。今本在二十六回。故事大致相同，分析心理则与今本《石头记》不尽一致。此诗首句似说黛玉不愿惊动宝玉已有的客人而故意不进去，且已来到院内，在阶下徘徊。初稿还描写黛玉在窗外看见映在窗纸上一双耳坠子的影子，可见客人坐窗边，灯在人的里面，写得极真极细，决不是明义写诗时杜撰出来的。与今本二十六回不同之处是：今

本中她看见关了怡红院院门，两次打不开，晴雯还说是二爷分付，不许放人进来。后来又见开门送出宝钗来，使她更为感伤。

这个故事在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中在袭人系蒋玉菡的茜香罗汗巾之后，而在今本中则在二十六回，即在“茜香罗”回之前两回。“宝钗扑蝶”一回是明义组诗的第四首，即在此诗之前六首，而今本“扑蝶”故事在二十七回，即在此诗所咏黛玉被拒之后一回。这些前后次序之不同，说明雪芹在增删加工的过程中作了大量剪裁配合的工作，使读者觉得全书是无缝的天衣，而不知作者是集锦而成此百衲啊！

第十一首：

可奈金残玉正愁，泪痕无尽笑何由？忽然妙想传奇语，博得多情一转眸。

第十二首：

小叶荷羹玉手将，诒（给）他无味要他尝。碗边误落唇红印，便觉新添异样香。

这两首所咏其实是一个故事，即今本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的故事。第十一首的“金残”指金钏儿投井而死；

“玉正愁”指其妹玉钏因此而伤心并迁怒宝玉。但三、四两句所咏情节不符合玉钏儿送饭来与宝玉时的一段会话：宝玉当时并无“妙想奇语”，只是说些温存体贴的话以安慰玉钏。倒是第二十八回开始两页黛玉误会昨晚宝玉不叫丫鬟开门请黛玉进去，第二天在园中她总不理他，宝玉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黛玉才回头接口。明义此诗所咏，倒象是这一情节。但对玉钏当然不必说那样的话，则原文的“妙想奇语”在